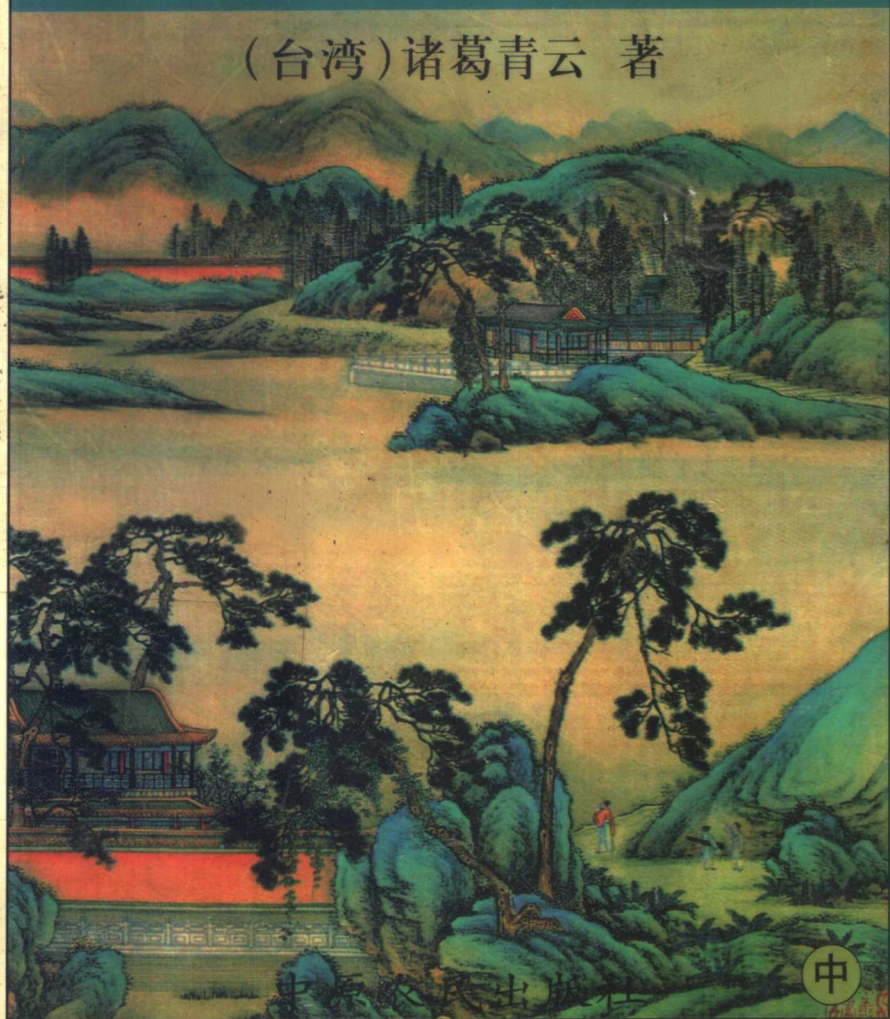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紅劍紅樓



(台湾) 诸葛青云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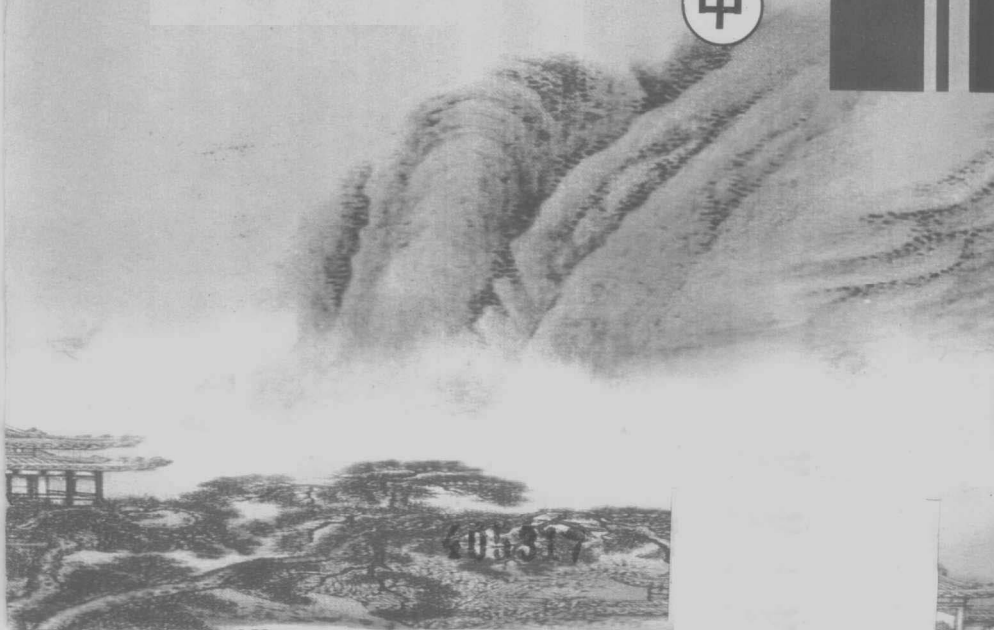
中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红剑红楼

中

(台湾) 诸葛青云著



405317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红 谷 惨 案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宝 相 庵 主 | (37) |
| 第 三 章 | 钟 楼 惊 变 | (69) |
| 第 四 章 | 修 罗 玉 女 | (107) |
| 第 五 章 | 天 目 寻 仇 | (154) |
| 第 六 章 | 修 罗 四 血 | (195) |
| 第 七 章 | 同 床 异 梦 | (244) |
| 第 八 章 | 情 愫 暗 生 | (282) |
| 第 九 章 | 阴 谋 败 露 | (315) |
| 第 十 章 | 化 解 恩 仇 | (336) |
| 第 十 一 章 | 沉 冤 昭 雪 | (361) |
| 第 十 二 章 | 义 结 同 盟 | (386) |
| 第 十 三 章 | 东 山 再 起 | (429) |

目 录

- 第十四章 丹心八友 (458)
- 第十五章 妙手伯温 (478)
- 第十六章 第一高手 (527)
- 第十七章 江面遇险 (589)
- 第十八章 秘密帮会 (621)
- 第十九章 栖霞古寺 (633)
- 第二十章 钱塘观潮 (677)
- 第二十一章 狭路相逢 (703)
- 第二十二章 落难平山堂 (737)
- 第二十三章 拳震众侍卫 (772)
- 第二十四章 智擒福康安 (808)
- 第二十五章 金陵十二钗 (839)
- 第二十六章 神功慑强敌 (911)

第九章 阴谋败露

鹤喙极利，丝带立断，竟从这巨鹤的右翼之下，飘落一封书信。

杨小真娇笑叫道：“大哥，我猜对了，这只鹤果然是前来送信的，但不知何人所差？是送给你，还是送给我呢？”

说到此处，那只鹤竟用长喙从地上啄起书信，走了两步，向卜星楼伸颈送来。

杨小真笑道：“大哥，信是送给你的，你难道还想不起有哪位朋友，豢养着这等世所罕见的千年灵物吗？”

卜星楼一面从鹤喙中接取书信，一面极为纳闷！

因为自己根本就想不起有任何师友，豢养如此灵物？

书信封面之上，写着卜星楼兄大启和“名内详”等字样，但笔迹却极为陌生。

卜星楼带着满腹疑云，拆书一看，只见信上写的是：“弟有事需求吾兄之红妆密友杨小真姑娘，但亦对渠极有裨益，未审兄能与其暂作小别，苦相思三四月否？如允，便请骑鹤飞来，当于八月初四，彼此相聚‘梁山红谷’口，兄或许有意外惊喜事也！”

信末置名，则是“弟华家朴上”。

卜星楼看完书信，恍然笑道：“原来是他！”

杨小真忍不住一旁问道：“是谁？我认识吗？”

卜星楼失笑说道：“真妹，这人我不认识，是你认识的呢！”

杨小真瞪目叫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什么说法？你若不认识他，他怎会派灵鹤送信给你，信封上不是分明写着‘卜星楼’吗？”

卜星楼笑道：“写信之人，是华家朴……”

杨小真一听“华家朴”之名，便高兴得接口笑道：“是华大哥吗？他派灵鹤传书，定然有甚急事？”

卜星楼道：“这位仁兄，有事求你他要你骑鹤而去。”

杨小真闻言，不禁大感意外，蹙眉问道：“有这等事？华大哥会……会有事求我？”

卜星楼把书信含笑送过，杨小真看完之后，沉吟不语。

卜星楼接问道：“真妹沉吟什么？”

杨小真双眉一扬，摇头答道：“我不想去！”

这种答覆，有点出卜星楼意料之外，闻言以下，愕然问道：“真妹为何不去？”

杨小真答道：“我对那位华大哥，钦敬已极，但……”

卜星楼接道：“既然钦敬，则人家有事相求，真妹为何不去？”

杨小真以含情脉脉的柔美秋波，看着卜星楼，低声答道：“我……我不愿离开大哥！”

卜星楼何尝不知杨小真对自己，一片情痴，遂微叹一声，指着书信说道：“真妹难道未曾看见你华大哥信上所

写‘暂作小别’之语，我们在‘梁山红谷’口，便能重聚，你何必……”

杨小真摇手说道：“大哥不必劝了，我去就是，华大哥对你有赠药之恩，他既有事相求，我正好略加报答！”

卜星楼点头笑道：“这样才对，真妹且尝尝御鹤凌空飞行的滋味。”

杨小真撒娇似的，一撅樱嘴接口笑道：“大哥，你要依我一件事，否则我就不去！”

卜星楼皱眉问道：“真妹又要出什么花样？”

杨小真失笑说道：“不是花样，是要你替我保管一样东西！”

一面说话，一面解下那柄“玉带软剑”，便向卜星楼含笑递过。

卜星楼方一摇头，杨小真又自笑道：“大哥不要摇头，我乘鹤飞行，无须兵刃，你则江湖游侠，需了恩仇，这柄威力不俗的‘玉带软剑’，自应由你佩带，再在‘梁山红谷’会上，物归原主。”

卜星楼知道自己若不接剑，杨小真未必肯依，遂索性不加推托，边自佩剑，边自点头笑道：“好，我尊重真妹之意，但万一遇上石飞红时，是否代你把剑还她？”

杨小真毫不迟疑地答道：“当然，大哥若是遇见她时，并请代我向那位石姑娘深致歉意，等彼此‘梁山’会后，我定使她恢复旧日容光就是。”

说到此处，巨鹤已然飞起，在离地丈许的低空盘旋。

杨小真语音未了，人便腾空数丈，轻飘飘地落向鹤

背。

那只巨鹤，委实通灵，一见人已上背，便缓缓盘旋飞起，向卜星楼低鸣两声，振翼冲云而去。

杨小真不住挥手，妙目中泪光盈盈，脸上充满了一片惜别伤离的凄惻神色。

卜星楼也挥手示意，一直目送杨小真隐入天边云海之中，心头仍惆怅不已。

这些日来，跋涉长途，与杨小真旦夕相处，耳鬓厮磨，哪得不情愫滋生？何况更受了她两度救命之恩，又想让她这陷溺未深的“修罗玉女”，劝诱得脱离邪恶，归诸正道。

故而，卜星楼这时的心情，是在惆怅之中，兼有安慰。

惆怅的自然是仙鹤突至，遽尔分离，安慰的是杨小真已自动答允，在“梁山红谷”会后，替石飞红祛解“修罗变颜汁”使其恢复旧日容光，自己再无须施展权术，向杨小真设法套问。

杨小真既去，卜星楼再无顾忌，便仔细搜索了“小雪山”，希期找着那位“通天巧匠”叶南天，旁敲侧击地，多问些有关奇巨晶镜之事，以证实自己的心中设想！

但费不少时日，几乎搜遍全山，也未见着叶南天的踪迹，卜星楼生恐误了“梁山红谷”会期，遂向陕北走去。

走到“岷山”境内，遇上了一个熟人，就是险些与他在“梁山红谷”，一同遇难的“霹雳手”潘雷。

潘雷一见卜星楼，便哈哈大笑道：“卜老弟，我们真

是久违，你在‘梁山’一别以后的这段期间，对于查察‘虬髯神龙’石振天的阴谋罪行之事，有何发展？”

卜星楼未即答话，却向潘雷问道：“潘老人家你呢？”

潘雷不等卜星楼话完，便即狂笑说道：“我已邀约八大门派掌门人，向石振天发出联名问罪之帖。”

卜星楼扬眉笑道：“潘老人家，你为屈死群雄复仇，为江湖伸张正义，均属豪侠行径，但万一那桩阴谋，竟不是石振天所设，岂非就……”

潘雷接口说道：“我在武林中四处打听，知道‘虬髯神龙’石振天声誉极佳，侠名实非浪得，可能事有冤枉，故而八大门派首脑的那封联名信上，是要石振天于八月初三午刻，到‘梁山红谷’口，接受质询，给他一个答辩机会！”

卜星楼点头笑道：“潘老人家这样作法，方不愧武林大侠之称，否则便将为真正的阴谋者暗中窃笑！”

潘雷闻言，愕然问道：“听卜老弟这种说法，莫非业已查出了真正阴谋之人？”

卜星楼含笑答道：“查是查出一些因由，但苦无实证，只是空虚推理！”

潘雷皱眉说道：“没有证据恐怕不行，谁肯在空虚推理之前，低头认罪？”

卜星楼含笑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但潘老人家若能帮个忙，我或许便可觅得一些足使阴谋者无所遁形的有趣证据！”

潘雷笑道：“这话颇妙，证据还有趣吗？”

卜星楼含笑说道：“我们去查去寻，当然不太有趣，

但若使阴谋者自动提供，岂非便有些趣味？”

潘雷瞠目问道：“既称阴谋者，自必狡猾异常，他怎肯自行提供证据？”

卜星楼道：“便是为了此故，我才想请老人家鼎力帮忙！”

潘雷点头笑道：“这忙儿怎么帮法？”

卜星楼道：“极为容易，只要老人家通知将于八月初三中午时分，赶到‘梁山红谷’的八大门派首脑，提前半日，于凌晨时分赶到便可！”

潘雷愕然问道：“卜老弟，你葫芦之中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？我真想不到清晨赶来，与中午抵达，会有什么区别？”

卜星楼笑道：“世事如棋，胜负只差一着！老人家便帮这个忙吧！”

潘雷号称“霹雳手”性情自然急躁异常，怪眼一翻，摇头说道：“卜老弟你快把我憋死了，通知八大门派首脑，要他们早来半日不难，但你计将安出？所怀疑之人是谁？却必须先向我说个清楚。”

卜星楼知道此老性急，遂只好把自己所获知的一切情况，以及心中计划，向潘雷细说一遍。

潘雷听得先是将信将疑，再是半信半疑，后是深信不疑，最后则猛然跳起身来向卜星楼一挑拇指盛赞说道：“卜老弟，你……你真是旷代奇才，怎想得出如此绝妙好计？”

卜星楼苦笑说道：“老人家莫要谬赞，这哪里是什么

绝妙好计？只是在无可奈何之下，来个姑妄试之而已！”

潘雷怪眼双睁，扬眉笑道：“只消准备香饵，哪怕鱼儿不上钩？我认为卜老弟的这条妙计，定必生效！”

卜星楼皱眉说道：“但原如老人家的金言，否则，八月初三的‘梁山红谷’口，可能又将形成第二次武林浩劫！”

潘雷微笑说道：“老弟不必烦忧，但尽人力，莫问天心，我们且分头行事，时间已不多了！”

说完，向卜星楼略一举手，便即带着满面义愤之色，匆匆离去。

潘雷走后，卜星楼内心微宽，暗觉福善淫祸，天道毕竟不爽！倘非巧遇此老，能请八大门派首脑提前半日起来，自己所拟的妙计，根本无法实现。

卜星楼念头打定，赶到“梁山红谷”口，整日徘徊，有所等待。

流光若箭，转瞬间已是七月将尽。

再有三天，便到会期，但卜星楼所期待的情况，却仍未发生。

八月初一……八月初二……

此时是八月初二的黄昏时分，卜星楼的心情，也随着天色的黯淡程度，加深黯淡焦急！

蓦然间，数丈以外，有人“咦”了一声，发话叫道：“卜老弟，你怎么到得这么早，杨姑娘呢，她未曾和你在一起吗？”

卜星楼笑道：“岳兄，你记不记得当时巨变将发的刹

那间，这‘梁山红谷’口上空，曾有奇亮日光闪了一闪？”

岳华阳脸色更沉，摇头说道：“我记不得了！”

卜星楼佯作对于岳华阳脸色有变之事，未曾理会的含笑说道：“岳兄可能未加注意，但小弟已费一番心血，细为研究，自认已可洞视石振天的阴损脏腑，恶毒肝肠！”

岳华阳道：“卜老弟有何心得，不妨为我一道。”

卜星楼点头说道：“据小弟细查陕北地质，知道这‘梁山红谷’之中，蕴有大量石油气息！”

岳华阳阴笑说道：“老弟居然查到陕北地志之上，足见细心！”

卜星楼扬眉又道：“石振天选择如此地带，约会群雄，显有阴谋，他若事先在谷中埋设地雷炸药，一加点燃，引发地底油气，岂非便可使所有赴会豪雄一齐惨罹浩劫！”

岳华阳目光微转，点头赞道：“老弟想得够高，但当时这‘梁山红谷’附近，根本无人踪，炸药是如何点法？”

卜星楼笑道：“我已想通此理，他定是利用巨大晶镜，藏在谷顶壁上的老松枝叶丛中，静等日正当空，阳光透镜而下，聚成一点足可熔金化石的奇热之际，便恰好燃着壁上预埋引信，造成惨重浩劫！”

岳华阳目中闪射凶光的凝注着卜星楼，摇头说道：“卜老弟，你……这种想法，太玄又太妙，有点离谱了吧？”

卜星楼摇头说道：“一点都不离谱，凡属处心积虑害

人的阴谋之辈，什么损毒手段，作不出来！”

岳华阳面浮狞笑。

卜星楼含笑答道：“梁山红谷内，峭壁甚高，要想聚射阳光，传热底谷，所用晶镜，必非又厚又巨不可。”

岳华阳点了点头，卜星楼继续说道：“这类巨镜，中原少见，我遂想到密宗僧人的所用晶球之上，特意不辞劳顿，走趟藏边。”

岳华阳向卜星楼看了一眼问道：“老弟这藏边之行，有无收获？”

卜星楼点头答道：“我苦苦访问之下，总算不曾白跑，问出了一桩结果。”

岳华阳颇为关切地接口问道：“什么结果？”

卜星楼笑道：“有位番僧于游方之时，不慎将所用晶球跌得裂成两片，遂以之赠送给中原武林的一位怪客！”

岳华阳脸色沉重，默然半晌，方缓缓问道：“卜老弟，你可曾查出那接受番僧所赠晶球的中原武林人物的姓名身份？”

卜星楼得意地笑道：“查出来了，那人生就一双巧手，专制各种精妙机器，名叫‘通天巧匠’叶南天！”

岳华阳身形一震，退后半步，暗把本身真气内力，全部提聚右掌。

卜星楼有意无意地，向岳华阳笑了一笑，眉锋忽蹙，摇头叹道：“可惜……”

岳华阳问道：“老弟可惜什么？”

卜星楼道：“可惜我找不到那位‘通天巧匠’叶南天，

否则……”

话犹未了，岳华阳便惊喜问道：“卜老弟，你……你不曾找着那位‘通天巧匠’叶南天吗？”

卜星楼摇头叹道：“我找得好苦，但却找不着他，若能找着此人，便省了不少事了！”

岳华阳神色一弛，暗把所凝内力，悄悄散去，向卜星楼淡笑说道：“卜老弟，你空自费了不少气力，却未找着‘通天巧匠’叶南天，岂非……”

卜星楼接口说道：“找不着他，也只不过略为费事而已，石振天的阴谋，仍将败露，难逃公道！”

岳华阳道：“老弟有何成算？”

卜星楼道：“等明日曙光一透，八大门派的首脑人物，便将陆续到达，我只要能在谷内灾址之上，找到一片破晶，便足证明所料属实，再由八大门派首脑，邀约‘通天巧匠’叶南天作证，问他是否曾以半枚晶球，装成晶镜，赠予石振天，全案真相，便可大白！”

岳华阳听了眉头方蹙，卜星楼又复笑道：“岳兄来得正好，若无别事，便请在这‘红谷’口，代我守护半夜，莫让与石振天有关之人，进谷毁灭证据！”

岳华阳问道：“老弟意欲何往？”

卜星楼微笑答道：“小弟还要去请一位前辈，来此同参盛会，对石振天共加制裁！”

岳华阳道：“这位前辈莫非就住在附近？”

卜星楼点头笑道：“不过百里路程，在明日辰牌左右，定可赶返的了！”

“老弟去吧，这半夜工夫，我决不离谷口寸步就是。”

卜星楼心中暗喜，便向岳华阳略一举手，匆匆驰去。

他知道岳华阳狡诈多疑，心智深沉，才有“鬼谷剑客”之称，遂一面飞驰，一面暗运耳力，潜听身后动静。

卜星楼凝神倾听，听出岳华阳果然生疑暗蹑，随后追踪，遂根本不回头，只在峰峦石树之间，飘然举步地向前走去。

岳华阳一直追踪翻越了两座峰顶，方自释去疑心，折回谷中。

谁知他刚一折回，形势顿异，变成了卜星楼悄悄跟随，尾蹑在后。

回到谷中，更深夜静，四顾无人。

岳华阳双眉一剔，拾了几根枝叶，用山藤捆束一处，以火摺点着，当作火把，执在手中，进到谷内。

卜星楼暗中看得心头微跳，慌忙换了早就备好的一身衣服，戴上精心制作的一副人皮面具，蹑足潜踪，相随入谷。

岳华阳进入谷后，心头感触颇深。

因为这片罗刹屠场，自从去年八月初三的大劫以后，迄至今日，根本无人整理，山谷中到处都是折峰颓壁，枯枝蔓草，和一些早已干凝的紫黑血渍。

尤其在那乱石之间，蔓草之上，时常可见一只人臂，一条人腿，或一颗半颗人头等骷髅白骨，更令人触目惊心，感慨不已。

心头一怯，遍体寒生，岳华阳忽然觉得毛骨悚然，头

皮发炸！他摇了摇头，咳了一声，勉强振作精神，举起手中火把，向四处照着。

他要找的，自然是卜星楼所谓碎晶，但目光所及，在草丛、石堆中，仍是些令岳华阳最触目惊心，最凌乱的白骨！

其实，在那天崩地裂的浩劫之下，区区一面晶镜，自然早化成灰，哪里还会有碎块存在？

卜星楼有见及此，遂自行带来了几块碎晶，悄悄塞在乱石隙内！

蓦然间，火把照处，石隙间，似有晶光一闪。

岳华阳心中狂喜，把这几片碎晶拾起，放入怀内。

就在此时，“红沙谷”内忽起人声！

这人声，不是笑声，也不是哭声，只是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并偶然带着几声间歇性的喘息，仿佛此人受有内伤模样。

在如此情况之下，任何人声，也会使岳华阳受到莫大惊吓，他藏好那几块碎晶，皱眉问道：“什么人？如此夜静更深，进谷何事？”

暗影中，有条人影，缓缓走近，边行边自冷然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呢？这‘梁山红谷’，难道竟是尊驾的花园宅院吗？”

岳华阳见来者只一人，胆气立壮，手中火把一举，直向谷内走入的人影照去。

谁知不照还好，这一照之下，竟把岳华阳照得一怔！

因为来人是个葛衣老叟，面貌似曾相识，只是眉额

间，添了两道刀疤，遂令岳华阳既觉陌生，又觉厮熟的不敢相识。

那位葛衣老叟，突然哈哈大笑起来说道：“岳老弟，原来是你，我们久违了呢！”

岳华阳此时业已想起，这葛衣老叟有点像谁，不禁心神剧震的退了两步，剑眉紧蹙说道：“老人家是……”

葛衣老叟“噢”了一声，微带惊愕地说道：“岳老弟，我们萍水结交，你饮我美酒，我赠你晶镜之事，你难道忘怀了吗？”

岳华阳几乎为之窒息，嗫嚅答道：“老人家是叶……叶……”

葛衣老叟点头说道：“对了，我们那段遇合，颇为有趣，岳老弟不应忘记，老夫就是‘通天巧匠’叶南天呢！”

岳华阳心魂一颤不由自主的向“通天巧匠”叶南天的脸上，看了两眼。

叶南天失笑说道：“老弟是觉得我脸上多了两道刀疤吗？这是新近蒙我仇家所赐，并打了我一记‘金刚掌’呢！”

岳华阳一看天星，知道距离黎明，尚有不少时光，遂勉强镇定心神，皱眉问道：“叶老人家突然来此则甚？”

叶南天含笑说道：“我收到一封书信，是被人邀约来此！”

岳华阳道：“来此何事？具函之人，又是谁呢？”

叶南天应声答道：“具函人似是无名之辈，叫做卜星